

## 太平洋的风——闽粤海洋营之断想

吴天耀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 (一)

参加闽粤海洋营，于我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我从本科起就读于中山大学，对于此行经过的珠海、中山、广州、潮汕以及历史人类学派，都似乎比其他营友更为熟悉。甚而，本科时我就已经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协助张应强老师整理清水江文书第 2 辑，那个红砖绿瓦的小屋留下了我的身影。本科毕业之后，离开广州，一路北伐至北京，但内心一直隐隐牵挂着南方。今年于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9 月我将从杭州工作调动到广州美院，又回到熟悉的城市，身份从学生转变为大学教师。我把 8 月份的海洋营当作新的人生阶段之序篇，而这个序篇，与海洋有关，也与东南沿海有关。我希望他能给今后若干年铺垫一个基调。这是就职前的预热。

在海洋营的活动过程中，我也一直思考着未来研究的新方向，如何将田野调查、民间文献研究的方法与当下的艺术史课题相联系。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如何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中汲取营养？每一天的田野里我都会或多或少找到一些灵感。

但另一方面，每一天，我也在提醒自己，该忘记自己的学科身份，彻底沉浸在田野现场与“材料”中。化熟悉为陌生，眼前的闽粤，真的如我过去印象中的那样吗？我应该彻底抛开过去的“印象”，重新认识这一区域与人群。

### (二)

对“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重新理解。

在闽粤海洋营中，似乎有很多人还是初次接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我习惯性地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身份去旁观这些年轻学者。不管是平时的发言还是最后的总结，一些人不假思索地把“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挂在嘴边，奉为圭臬。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以为，这非但不是一句表扬辞，甚至还是一种略带批评的“刻板印象”。

这些年，我在南京、北京求学，听到了各家各派的不同声音。“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说辞，恐怕并不是来自华南学派总结，而是外界对他们的调侃，这种调侃带着戏谑的意味，“他们——南方几所高校的这些人，不是在历史正典中找材料，而是关注那些乡野庙宇和碑刻”。这八个字，隐含着不少学人对这种方法的不苟同和误解，“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就能理解中国吗？“他们”看到的难道不是破碎、割裂和局部的中国吗？“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如果只看庙和碑，而忽略其他，这样还可取吗？

至少为期不到半个月的海洋营，时间仓促，每次都只能是读碑与拍照，无法做真正的访谈，也无法感受地方的“气味”与“声音”。

总结大会上，刘志伟老师正面回应了我。他部分肯定了我的看法，同时也指出庙与碑刻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本功。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研究村落和地方史，连那些碑刻都忽略，很难相信他的研究会做得如何。

作为局内人，我们应该自我反思。

### （三）

感谢闽粤营的每一位主讲学者和幕后工作者，尤其是我们组的田野导师李丹婕。相信如果有缘，我们还会继续一起学习探讨。

沉甸甸的田野读本和讲座读本，体现了老师们的用心编排。闽粤沿海路线的安排，也独具匠心。田野里的每一次学员汇报，都是一次历练和学习。下次自行设计的田野考察路线，也应该准备一份属于自己的田野读本。

印象最深刻的几幕，似乎都集中在广州，那是因为即使在广州生活过，也极少真正触碰那一段历史。参观海幢寺、十三行行商家族聚居地和荔枝湾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广州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该如何理解这些历史上的人群？那些如雷贯耳的名人富商，过去我们总是年谱式阅读他们的生平，但如今看来，他们的荣辱兴衰与滨下武志、刘志伟和陈春声老师所讲的海洋社会与历史有何关联？

### （四）

“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  
吹过所有的全部  
裸裎赤子  
呱呱落地的披风  
丝丝若息 油油然的生机  
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 才吹上了我的  
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是海洋营的几天一直在听的台湾民谣。  
这歌词表达了我难以言表的感受。